

中国古典小说精粹

三春梦

清
佚名
著
廖生
金媛
丽
整理

目 录

第 一 回	逢秋霖韩江陡涨 遭春旱潮州大饥	1
第 二 回	刘总兵三番赈济 义成王奏住公旗	9
第 三 回	于代子纵军肆虐 拼命虎专打不平	17
第 四 回	农家子暗入地狱 严通判梦上天堂	24
第 五 回	观霜降杀害把总 司马桥劫夺客商	30
第 六 回	司马桥旗奴被拿 乌山寨英雄拜盟	37
第 七 回	刘进义惨遭毒手 于国珪恶贯满盈	45
第 八 回	杨飞熊观星谋叛 詹兆奇进表复明	53

第 九 回	太封君教训逆子 续顺公拿捉叛臣	61
第 十 回	白玉虎受谋行刺 杨飞熊将计除奸	68
第 十 一 回	五营将帮同起义 两都统征讨叛臣	76
第 十 二 回	邓花面分攻刘镇 铁扫帚大破旗军	86
第 十 三 回	刘镇乘机围公府 赛妃护驾避烧城	108
第 十 四 回	余世尧重整旗鼓 何元帅失败汤溪	116
第 十 五 回	刘进忠乞援潘帅 济南王大起清军	127
第 十 六 回	东津救火折大将 文岳下山救潮民	134
第 十 七 回	曾仲单身劫敌寨 何英设计烧军粮	147
第 十 八 回	文岳清风施法术 源深大败回广东	158
第 十 九 回	世尧固守牛屎岭 陆雄截劫凌云山	169
第 二 十 回	沈鸾花拜恩尽节 康亲王大义灭亲	177

第二十一回	文岳设计拔营寨 曾仲涵江清救兵	184
第二十二回	英雄劫取轰天炮 元帅诱杀阿书泥	196
第二十三回	林起忠泄谋处死 徐奇亮受计献图	207
第二十四回	用火攻灶子传信 断石桥甘泉被困	222
第二十五回	探军情入营卖酒 施妙计穴孔烧粮	235
第二十六回	监军计围何元帅 军师义释黄总兵	247
第二十七回	崇德奋勇杀潮将 万高倒戈投敌营	257
第二十八回	泄机谋清兵投敌 获全胜班师回潮	265
第二十九回	钟文岳观星装病 刘进忠奉命出征	276
第三十回	海丰县徐高受死 羊葛岭标雄逃生	285
第三十一回	猛将力攻归善县 潮军受创博罗城	299
第三十二回	耿干岁献图受缚 刘总兵矢志归顺	309

第 一 回

逢秋霖韩江陡涨 遭春旱潮洲大饥

话说刘伯温先生预撰有诗一首，立有碑记。其诗云：

欲向乾坤定太平，须寻太古溯原因。自从盘古开天地，上有贤君下万民。历代江山千百主，屡朝兴败众兵新。由治入乱乱入治，自兴而败败而兴。亘古亘今成败局，历朝历代盛衰荣。三皇五帝夏商周，列国归统及汉刘。有德从来征失德，无收专向治中收。西汉江山归两晋，二唐社稷二宋收。及换诸王南北主，复延五代至元倾。国运归于宋太祖，一统雍熙值大明。兴仁兴让文明见，至治太平称终愁。元恶还居用元相，致使江山到底倾。二十二主相传尽，元元还胡十八秋。明室抵唐不及宋，二百八十缺三年。大明一旦归夷主，一统山河属大清。十八年终甲申死，相传幼主至康宁。

子舆氏有云：“天地之生民者久，一治一乱；然治莫过于陶唐之世，乱莫过于明末之年。”

话说明末清初，天降恶煞，降生人世，宇宙扰乱，黎庶遭殃。时有明朝崇祯君壬午科武举人姓刘名权字进忠，系世居山东省济南

府历城县人氏。父亲名和字文若，母亲朱氏，胞弟刘清字进义，系秀才。刘进忠娶妻王氏，产下二子，长子名贤字定玉，次子名明字定金。

当时因广东潮州府，有参摄水师总兵官刘国柱，前授新泰侯，因为郝尚久在潮州反叛，敕命广东省平南王尚可喜奉旨起军征剿。平定潮州之后，刘进忠因军功，随平南王进京复旨。

康熙主升坐武英殿，众文武大臣朝贺毕，侍立两班。殿头官喝道：“有事进前启奏，无事卷帘退班。”平南王挺身出班，即将征讨叛臣郝尚久之事一一奏明。康熙主闻奏，龙颜大悦，即传旨：“潮州总兵刘国柱进京拟罪。”当时康亲王令平南王当圣驾面前保举：“刘进忠平寇有功，蒙我主加恩赏赐。”康熙主准奏，敕封刘进忠为潮州总兵官，钦命镇守潮州一派地方。

刘进忠谢恩毕出来，明日拜谢康亲王、平南王两位藩王，遂择日奉旨赴任。

刘进忠戊申年正月出京，及四月孟夏到达潮州。全城文武众官出城，迎接刘进忠到帅府上任。

此时潮州米价，每斛约一钱之间，人民安乐、百姓和畅，官民共享升平之世。谁知乐极生悲，至中秋八月偶逢秋霖，天降大雨，韩江洪水暴涨，过于浮桥三尺，田中禾苗四处浸害，晚秋无收，米价渐渐高贵。及次年己酉岁孟仲季三春大旱，小麦无收，早田亢旱，布插不落，米贵如珠，外郡并无米粟客商到达潮州，其米价贵至每斛六七钱白银之间，全城并各乡村穷户之家，饿死者不计其数。潮城众官没法可施，惟有刘总兵见人民之惨，闷坐愁城，思想起一计。次日早晨，命人请城中文武官员齐至帅府商议。

这时，惠潮嘉兵备道汪德平、两广分司彭锦文、潮州知府吴科祥、同知二府林飞鹏、通判三府严三春、海阳县知县顾仕存、海阳左

堂陈覬荣、潮州府经历厅童士起、捕厅典史刘书锦、潮镇中军游击李成功、城守都司张继善，各营守备同千总、把总等人先至帅府。众文官见刘总兵有请，也先后至礼宾馆中，辕门千总陈虞龙见众文武官员到来，进入内堂禀知。

刘进忠听报，顶冠出大堂相见，入至内堂，序礼坐定，香茗一巡。刘总兵向众文武言道：“今日我奉旨同守潮州，意望共享升平之乐，谁知去岁淫雨连旬，致有洪水滔天，浸害禾苗。今岁又亢旱，大小麦无收，早田插不落，以致米粟昂贵，穷户遭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我等为民父母，岂可坐视其亡乎？本帅请宪台同诸位到此，意欲公议一良策，以救人民，未知列位有何高论？”

汪道台同众官言曰：“大人欲救万民饥困之危，我等与大人和诸位，各申文书到广东报知上司。上司移文到此，那时开仓赈济，方是正理。”

刘总兵道：“救饥如救火。若待上司移文下来，贫民饿死者亡已多日矣！依本镇愚见，请道宪与众位同列尊号，具奏章进京达部，启奏圣上，瞒过上司。若是本章起程，就可移文各邑县令：开仓赈济，以救各县饥民。”各位答曰：“大人有命，卑职自该听从。”

刘总兵大喜，令从人取过文房四宝摆于案上，恭请汪道台序列名号。汪道台亦执笔先题，吴知府同众文武官，一一依次书毕。刘总兵设宴相待，汪道台不肯饮宴，起身告退。刘总兵不敢强留，送出大堂相别，各回本署。

刘总兵恭送众文武回衙后，即修奏章一道，飭令守备李有祥进京达部，奏上天子；再命修理文书颁行各邑县令，开仓赈济。各县令见文书到来，奉命出示张挂，赈济各乡。贫民闻此风声，扶老携幼，纷纷至本县领粮，路途之中残死者不计其数。各县主赈济，乡村饥民约到三十余天，仓谷告完，移文报知刘总兵。

刘总兵得报，甚是担忧，又探知米价未平，外郡仍然无米船来至潮州，无数百姓依旧受饥而死。再思一策，修本章一道，命守备林绍基领奏疏入京，奏知圣上。一面再行文书，飭各邑县令，将县库银与上户之家，照时价籴谷赈济饥民。众县官见刘总兵文书到来，依命而行，遂将库银籴谷，再示张挂，赈济穷民饥户。约到一月之久，该库银也已经完尽，即申报刘总兵，内云：“仓库两倾。”刘总兵得报，想见民情光景如前。

刘总兵愁容满面，恰似箭穿雁鼻、钩搭鱼腮一般，这日夜里不能成眠，方至鸡鸣时候，忽思得一计。明日一早命内堂官千总梁成龙，嘱咐营中拣二个能干头目到来。

梁成龙遂选二人进内堂叩见刘总兵，问其姓名，一人姓翁名喜，系蓬洲所北门人，翁万达五代玄孙，能晓水性，众人起他个混名叫做“千年獭”；一人姓戴名德，系潮州府金山巷人，亦能驾水，异号人称做“海夜叉”。刘总兵道：“今天本镇赏你等酒肉，令你往各邑城乡探访上户、长者家中存有余谷者，许你前来报知，还有重赏。”

他二人领命退出帅府，回至自己军房。二人坐定斟酌，翁喜道：“哥哥，我想各邑之中，还是揭阳米谷富足，我等明日前往揭阳邑城市乡村，可这般这般探访，自有定夺。”戴德道：“兄弟说得有理。”一宿晚景不表，明早二人收拾行李，望揭阳一往，至晚投宿客舍；次日饭后，各自扮成乞丐之人，到乡村求乞。入乡分路，出乡相邀。一乡过了一乡，来到曲溪乡中，二人分开往各家求乞。闲话休题。

只说千年獭翁喜往上户之家求乞，不觉行到一座高大的宅子，入到里面求乞。内中走出一个丫鬟，施他米饭。翁喜立在檐下，偷眼一看，只见花厅上有二位老丈在那里饮茶谈话。翁喜坐于阶下，有意偷听。丫鬟出来叫道：“你这乞丐，好没道理，我既然有米饭施

舍你，你为何不去？”翁喜道：“姐姐，非是乞丐不去，我等来到此间，不料腹中隐隐有些微痛，容暂息片时即起身。”那丫鬟亦不理睬他，径自进入里面去了。

翁喜听着花厅那个老丈道：“仁兄，你想去岁洪水滔天，浸害田苗，今春又亢旱，大小麦无收，禾稻播插不下，米粟高贵。穷户人口饿死者，尸积如山；幸得皇天庇佑，我家余存者约有一千余石。不知仁兄有几多粟米？”那老丈道：“不瞒老兄说，你兄弟家中足足存有三千余石。”两个老丈说说笑笑，一问一答。翁喜听得明白，牢记在心，即便起身出了大门。心中思想道：“这里现有许多米粟，不知他们姓名，难回复上台。”

忽见前面有一年少者摇摇摆摆走来，翁喜陪个小心，笑嘻嘻问道：“贤官，这座贵宅上，长者姓甚名谁？乞望指示。”那少年道：“你这乞丐，倒是多事，欲问人家姓名做什么？”翁喜道：“非是乞丐大胆动问宅上姓名，早间乞讨到里面，多蒙厚施，借问姓名，念念于心，以尽穷人思念祈福之意。”那少年道：“你这乞丐，甚是知人情者，你岂不晓得这座第宅是我揭阳镇中第一个上户，姓吴名世毫，职列员外郎？”翁喜道：“荷蒙指示，实感于怀。”那少年说完，往前面去了。

翁喜得知姓名，在乡中寻见戴德，一一说知缘故。戴德大喜，二人回寓收拾，明早回归潮州。进入内堂，备细禀知刘总兵。刘总兵闻说大喜，重赏二人酒肉银钱。二人退出帅府，回至军房，是夕畅饮，饮得酩酊大醉。明早刘总兵召二人入府内，嘱咐道：“你等领帖往曲溪乡请吴世毫到潮州城帅府相见。”

翁喜等领帖至曲溪乡，将名帖送入吴宅。吴世毫见刘总兵有请帖，接待来人往西轩暂坐，即时唤两个儿子到花厅商议。长子吴平忠，次子吴平孝，兄弟二人见父亲有唤，同至堂上。礼毕，吴世毫道：“今日潮镇大人有名帖来请我，我家并无官府往来交接，今日忽

然来请，未知何意？”吴平忠道：“启禀父亲，官府相请，必非好意，定是欲借银两，父亲你可发付来人回去便了。”吴平孝道：“哥哥，非是这等说。我思刘总兵比别位官府不同，他自从到任，矜恤人民，目下米粟高贵，贫户之家，终致饿死，闻刘总兵命各县发粟赈饥，今有名帖相请，父亲理当进见，方是正理。”吴世毫道：“我儿言之有理，可办酒席款待来人。”吴平忠兄弟陪宴毕，于是收拾行李，带家人下船往潮州城而来。

翁喜先回去告知刘大人。刘大人喜之不胜，速命千总林五常迎接至帅府内。两人相见，序礼茶毕，刘总兵道：“长者车驾来到，有失迎迓，休得见怪。”吴世毫道：“不敢！不敢！小民蒙大人呼召，未知大人呼唤小民，有何谕命？”刘总兵闻言道：“启告长者，本帅奉命来守潮州，意望与人民共乐。谁料去岁秋天大雨，洪水滔天，浸害田苗，今春尤旱，大小麦无收，早田又播插不落，米价高贵，穷民饿死者不可胜数。本帅瞒过广东督抚三司，上疏达部，奏知天子，先将各县仓库两空；然而米价未平，外郡米船也没有来到，贫户光景如前，终致饿毙，前功尽费。本镇闻知长者有余粮三千多石，祈恳借谷一千五百石，救济人民，候晚秋收成，本镇自当如数送还，分粒不敢拖欠，俯望准诺。”吴世毫听了，大吃一惊，答道：“启禀大人，乡民家中并无丝毫存积，不过老少免用缺乏而已，望大人莫听旁人之言。”

刘总兵见他不允，心生一计，把将筵席款待。言道：“久闻潮州胜景有名，今日同长者登高玩赏，请长者展锦绣之心，咏诗玩景，何如？”吴世毫不知其意，便谦逊曰：“乡民愚拙，不晓题咏。”刘总兵道：“有所闻，不必太谦，请长者即景咏写一首，本帅也咏和一首。”

次日，命千总把中与他盘桓交谈，使他多住镇署。次日刘总兵又邀吴世毫游金山，饮酒做诗，吴世毫也勉强应承云：“大人有命，

安敢违逆。”遂写一首绝句呈上，其诗云：

金山酌酒惠泉深，玩赏川前鸟自吟；
酒作生涯忘岁月，棋为乐事废春阴。

刘总兵看完赞道：“长者高才佳句，与杜工部争光，可敬可敬。”吴世毫道：“岂敢，大人莫要取笑，请大人咏一首指教。”刘大人亦应口题云：

一杯一刻一场亲，勘破金山愁转新；
淮阴皆从此中出，漂母高义有几人？

吴世毫看罢道：“大人题玩景佳句，为何作愁饥之诗？”刘总兵道：“长者呵！你是一方宦豪，只知饮宴之乐，谁悲饥民之苦？”吴世毫听着此言，亦揣知其意，默然无语。仍就席饮酒，至日落西山回归帅府。

只说刘总兵得见了吴世毫诗句笔迹，密召记室徐光入内，令他修书一封，假吴世毫笔意，囑他两个儿子吴平忠、吴平孝装押干谷一千五百石，到潮州帅府赎父亲回归。徐光领命。

这徐稿公名光字奇亮，又号“赛萧让”，专惯笔墨，假天下贤人笔迹，难认真伪。即日修成，送上刘帅一看，文字与吴世毫一般，即暗囑翁喜带书到曲溪吴世毫家中，诱吴平忠、吴平孝兄弟装载一千五百石谷，至帅府赎父回家。翁喜、戴德领命，即时起身来到吴家，将书信送进。

吴平忠兄弟接见翁喜二人，接过父书，拆开观看，问吴平孝道：“父亲老年颠倒无端，将家中米谷献借刘总兵。”吴平孝道：“明明系

父亲的笔迹，不要说一千五百石，就是二千石，亦当听从押去。难道我父亲值不过一千五百石谷子？况且家中羡余之物，我兄弟若不押粟到城，便当逆子不成？又不是刘总兵敢来强取的！”吴平忠听兄弟所言有理，吩咐办酒席款待来人，一边准备船只开仓量谷，如数下船，同来人押粟至府。

戴德守船，翁喜先至帅府禀知刘总兵。刘总兵听说米谷来到，喜之不胜，急命人挑入仓中。郡城之人闻之，老少男女喜悦，互相称说。刘总兵一面请吴长者到堂中序坐，茶罢说道：“今日欲同长者出衙外玩赏三街六巷光景，尊意如何？”吴世毫一听，本来久住帅府纳闷旬日，见大人说出外玩赏街道，便喜出望外，答道：“乡民从命。”乃换衣裳同刘帅出了大堂。

吴长者同家人吴瑞步出东辕门外，看见吴平忠、吴平孝两个儿子到来，仓皇惊恐问道：“我儿，你兄弟何事至此？”吴平忠道：“父亲如何这等说话？有书札回家，命我兄弟装押一千五百石粟谷前来，赎回父亲。”吴世毫道：“你中刘大人之计了，我并无信札回家。”

说话未毕，刘帅来到背后，拊其背道：“长者何必太息！今日二位令郎驾到，本帅府内与令郎饮宴闲谈如何？”遂手携他们父子之手进入内堂，以宾礼序坐。茶毕入席，酒至数巡。吴世毫起身至大人席前，双膝跪下。刘帅一见仓皇惊恐，忙离席上。正是：

忙乱矜恤施恩仆，惊动赈济仗义人。

毕竟吴世毫跪下说些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刘总兵三番赈济 义成王奏住公旗

话说当时吴世毫跪在大人席前道：“启禀大人，小民有言在先，今已知罪了。米谷今亦愿献，望大人开恩，释放我父子回家，感恩不浅。”刘总兵慌忙出席，双手扶起道：“长者何出此言？候本帅择选吉日，饯行长者旋里。”即再入席饮酒，酒罢送入卧室，父子安寝。

刘总兵又令堂官千总梁成龙命匠人作匾额一个，金书四个大字：“奕世戴德”。旁题有“潮州总兵刘进忠拜赠”。择一黄道吉日，帅府门前演戏，铺毡挂彩，大吹大擂；堂上设宴，众文武官齐集。

刘总兵请吴世毫父子出堂，亲自把盏与吴长者，簪花红缎挂背，请他坐上四抬大轿。吴世毫谦让不敢，刘帅再三恭请，方敢坐下。吴平忠、吴平孝各乘白马跟随轿后。刘大人命把总詹世奇、李云贵、黄启明、施名义四人，随伴送他下船回家。街上百姓纷纷出门观看，真乃压肩迭背，挨塞不开。吴世毫父子何等荣光。闲话休题。

且说潮州各县、市、镇、乡村上户之家，听得刘帅恭送吴长者之事，这般爱惜子民，人人欢悦，个个快意。家中存有二千石者，准备一千石送上帅府；或存一千石者，准备五百石送上，纷纷送至帅府赈济，约一个月余，共得米粟三万余石。刘总兵不分轻重，一样对

待，与吴长者一般无二。城大厢内外众百姓观看者，莫不钦服。刘总兵即命各府县至帅府内领米到本县放赈，出示晓谕。饥民纷纷到县前来领受粮食，活人不计其数，不在话下。

再说刘总兵寻思：“米价高贵多时，农夫之家安得留有种籽？”心中忖思一策，命记室徐奇亮修文书一角，令千总赵世春往广东布政司支领自家俸银，往江西省采种籽到来。赵千总领命，带几名随从登程前去。光阴荏苒，过了一月之久，赵世春装得种籽到达潮州，禀知刘总兵。刘总兵即命徐光把粮种分行各县，命吏科书吏差役将种籽照户分配。不在话下。

只说次年庚戌，五谷丰登，获大有之年，外郡米船纷纷大至，不计其数。其时人心已定，又早秋两季，田苗大熟，米价大跌，每斛约只在五六分银之间，正是四维安辑、民庆重生，相与优游。旧地父老子弟无不欢喜道：“自从唐宋以来，未有如今日米价也。”人民安乐，颂王风者比户，歌帝力者童叟，各市镇乡村男妇老幼，无不是一个个感念刘大人之恩德。惠潮嘉的兵备道汪德平、潮州府吴科祥与众官，且称刘总兵爱民如子，设法赈济矜恤百姓，俱各申文，报知两部院三司，称颂刘帅之德。两部院亦满心欢喜，各修奏疏进京，奏知圣上。这且缓表。

且说一日，康熙主至五更三点升坐保和殿，文武众官朝贺毕，只见军机大臣步出金阶，进上广东督抚奏章。龙目一阅，见系颂称潮州总兵官刘进忠赈济饥民一事。龙颜大喜道：“刘进忠救济饥民之危，与朕分忧，国家之大幸也。”圣上意思，欲将刘进忠加升，但圣旨未尝降下，班中有一员大臣进上金銮殿奏道：“臣义成王觉罗屈兴见驾，启奏陛下：潮州总兵官刘进忠在潮州赈济饥民，此非是为国分忧，乃是买属人心，必有反叛之意，望我主敕命一员大臣镇守潮州，以防不测之变。”康熙主准奏，降旨查阅功臣后裔，未有受职

者奏上。吏、兵二部大臣应声领旨，当驾前检阅，康亲王长子沈永祥未有缺任，奏知圣上。康熙主闻奏降旨，召沈永祥见驾。

沈永祥进金銮朝见天子，康熙主道：“卿乃勋臣之子，年已长成未尝受职，朕今封你为续顺公，镇守潮州，以防边界。”沈永祥谢恩，天子退朝回宫，众文武各回府第。

康亲王归至王府，上堂坐定。续顺公至堂上见父亲礼毕，一旁言道：“启禀父亲，今日儿子蒙圣恩封为续顺公之职，父亲因何愁容不乐，是何缘故？”康亲王道：“今日圣驾早朝，军机房呈进广东省众文武官员疏奏刘进忠赈济饥民一事。龙颜大悦，圣上欲将刘进忠加升，谁知未曾降下，无奈奸臣觉罗屈兴妄奏圣上，敕吏、兵二部，查出我儿未见受职。为父本欲进奏：‘这事不可为。’又恐各部所笑。今儿奉旨领将佐旗军同眷属到潮赴任，为父有三件大事叮嘱于你，须当谨记于心，切不可忘今日之言，慎之慎之。”沈永祥道：“儿子遵命。”

康亲王道：“儿你若到任中：一者，须当约束众将与旗军勿得残害百姓，国家以民为邦本，我等莫使人心离怨；二者，儿你在潮州切宜与刘进忠和睦，千万不可以权势相压。压则有变，况且刘进忠大得民心，变则你有死无生；三者，弟妹同你等赴任，瑞儿年轻，你为兄长，须当早晚教示，莫忘我叮嘱之言。”沈永祥道：“儿子领命。这事不在话下。”

且说续顺公择定吉日，祭过宝纛帅旗，统领左右二都统、四具山、八名防御、十二名参将、十六名代子、三千披挂旗军、五百名马军，众将官各有家眷，老小三千鞑妇，五百马军的老小，辛亥年孟冬十月出京，往广东潮州赴任。经过各省，地方官准备迎接，晓行驿道，晚歇公署。

这续顺公名发字永祥，年方十八岁，系广东省平南王尚可喜的

女婿。平南王之女，王姑尚束英生得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与沈永祥夫妻同庚，二人恩情如鱼似水。沈永祥为酒色所迷，不虚一夕，途中染起一病。来于路上，约行有三个多月，来至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病已十分沉重，就在公署之中养病。

日复一日，又过了一月之久。这日传唤弟妹亲眷人等，至卧榻前吩咐，合眷见公爷形神，无不含泪。

沈永祥唤胞弟近前道：“贤弟呵！你兄病入膏肓，料难复生。你兄有话叮咛于你，切当谨记于心。我若谢世，即把家书报知父亲，请旨施行。若圣旨召我等全属回京则可，若是让你袭续顺公之位镇守潮州，弟可将我灵柩运回京都。全属军将到潮州赴任之日，贤弟，你年纪轻，须听嫂子之言语，莫忘我今日临终之言。”沈瑞道：“小弟领命。”言毕立在一旁。

公爷又叫小妹沈鸾花进床前吩咐道：“小妹，你兄性命在咫尺之间，意望兄妹同享荣华，不料中道崩殒，乃天数注定。你弟弟年轻识浅，小妹同你嫂嫂早晚以正言教示，不可有违你兄之言。”鸾花柳眉不舒，杏眼泪下，哭哭啼啼答道：“领命。”侍立一旁。

公爷又请王姑上卧床前。尚束英移步金莲，珠泪纷纷，近前一礼道：“相公尊体如何？”公爷道：“王姑，本公与你少年夫妻，意望鹤发相依，百看相守。谁知命在旦夕，鸾凤分飞，这也是定数。本公今日有言，望王姑牢记：我若谢世，我弟弟年轻，望王姑以正言教训，虽死在阴府，亦感恩不浅。”尚束英领命，一旁坐定。

公爷再唤侍妾柳赛妃近前嘱道：“赛妃，本公见你才德兼全，智勇俱备，收你在我身旁，意望百年相守，谁知半途相离，这是命中注定。我若弃世，候圣旨降下，若是圣旨召回入京，你可护送全家老小，这不必说；若是圣旨命我弟袭职镇守潮州，你当竭力同心保护王眷。潮州民情安乐则可，倘有风吹草动之际，你可速往饶平营游

击余世尧处讨取救兵。此人忠心贯日，富有韬略。系我当初在京都起程之日，我父亲老千岁命将余世尧调到饶平营为游击，以防变生不测，你可牢记于心。”赛花含泪答道：“奴婢遵命，愿千岁保重。”言毕侍立一旁。

公爷叮咛已毕，眼睁睁看定小弟沈瑞叹了一口气，瞑目归阴。年已十八岁矣。合眷见公爷谢世，尽皆流泪。

沈瑞即修家书一封，命家将二名，赍书报告父亲，转奏天子。一面安排棺木盛殓了尸身，就在行台安设灵位。王姑尚束英见其夫已歿，两眼汪汪哭泣不休。沈瑞劝道：“嫂嫂，休要悲苦，我兄已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不要损害了身体，须当保重。”束英见叔叔苦劝，只得收了泪暗暗痛切，不在话下。

且说沈瑞传命众将与旗妇鞑军全属人等挂孝，又命代子于国琰督伴王灵，择日开吊。袁州府众文武官员准备祭礼，纷纷来到公署祭奠。沈瑞调理祭事已毕，就于行台守孝，等候圣旨降下。不表。

且说王姑尚束英自从丈夫身歿之后，冷落无意，忘餐废寝，时刻之间，来至丈夫位前哭泣。而代子于国琰见王姑到来，连忙上前迎接。

这于代子年方二十岁，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尚束英见了，不禁春心飘动，调情于国琰。于国琰初时，仓皇中不敢接纳，因守孝堂无人杂进，男女两人各有心猿意马，无奈王姑情性勃然，春心难忍，便双手把于代子抱住，当胸前求他合欢。于代子亦一时欲火大炽，就与王姑成了恩爱。自今以后，王姑早晚以哭丈夫为名，来至灵位前，同于代子交欢取乐。二人相待如鱼得水，且于代子年纪人才比公爷加倍，情同胶漆，正是：